

ISHU YANJIU

辞书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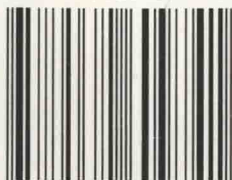
4

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 □ 异形词表要结合标准

字表制订 □ 中国的百科全书出版业 □ 谈统编型大型综合

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艺 □ “词典学”解析 □ “致命”考释

ISBN 7-5326-0974-X



9 787532 609741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研究. 2002年第4辑/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7
ISBN 7-5326-0974-X

I. 辞... II. 辞... III. 辞书—研究—丛刊 IV. H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9861号

中 国 辞 书 学 会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主 办

学术委员会 鲍克怡 陈 原 曹先擢 韩敬体
黄建华 李朋义 李行健 阮锦荣
汪耀楠 吴希曾 徐庆凯 杨德炎
张柏然 赵振铎 周明鉴 左大成

主 编 巢 峰 李伟国

副 主 编 朱明钰

执行副主编 徐祖友
编辑部主任

辞书研究 (双月出版)
CISHUYANJIU

中国 语言学/汉语 核心期刊
人文社会科学

2002年第4辑(总第134) 2002年7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 编: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yanjiu@163.com cishuyanjiu@eastday.com

印 刷 者: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00元

ISBN 7-5326-0974-X/N·34

1	苏宝荣	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
13	慈亦冰	异形词表要结合标准字表制订
20	徐 松	中国的百科全书出版业
29	胡人瑞	编纂程序·编纂方法·调控管理·计算机系统 ——谈统编型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艺
38	张 秋	论百科全书的书目功能及其开发利用
47	张锦文	英汉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编纂问题
54	林 霄	英汉词典对名词语法属性“数”的处理
61	安清波	一种用于多媒体计算机词典研究的结构单元分析法

杂 谈

72	周一农	“定金”与“订金”
----	-----	-----------

辞书评论

75	马志伟等	《应用汉语词典》的新意和不足
84	陆勇强	大醇小疵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人物生卒系年指瑕
90	陈丛梅	评《新英汉词典》世纪版的例证
97	吕云芳	《牛津高级学生英语词典》的新发展 ——简评《牛津高级学生英语词典》第六版

国外辞书界

105	郑述谱等	“词典学”解析
-----	------	---------

专著评介

111	王泽鹏	语文辞书释义的基础理论 ——读《词汇语义学》
-----	-----	---------------------------

	辞书人物
116	缪树晟等谈谈四川人编四川方言辞书
121	雍和明 罗伯特·莫里逊其人其典
	辞书史
126	单殿元 《经传释词》简论
	辞书使用指南
136	何家宁 词典使用研究的必要性、领域及方法
	释义探讨
142	朱 斌 关于《八百词》“是否”的说明
145	吴 波 “会儿”探源
146	苏 杰 “致命”考释
148	曾昭聪 “有请的”、“经纪人”的称谓义
152	金欣欣 如何解释“肥马轻裘”的“肥马”
	新词新义集萃
153	白魔 本本族 第三状态 空手道 名嘴 皮书 贫铀 弹 生物圈保护区 早衰综合征 actionwear blunt child abuse old age abuse racket abuse snack abuse substance abuse
补 白	第四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104) 第十届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召开(120) 第一期全国辞书编辑岗位培训班将于今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157)

Journal of the China Lexicographical Association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BIMONTHLY) 2002 No. 4

MAIN CONTENTS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Sorting Out and Normalizing

Homographs Su Baorong

The List of Homographs Should Be Made with Reference to the

List of Standard Characters Ci Yibing

Encyclopedia Publishing in China Xu Song

Procedures, Methods,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ystem: On

How to Compile a Large Comprehensive Encyclopedia Hu Renrui

On the Bibliographical Function of Encyclopedia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Zhang Qiu

English-Chinese Technical Terms Translation and Bilingual

Dictionary Compilation Zhang Jinwen

The Originality and Demerits of *Practical Chinese*

Dictionary Ma Zhiwei *et al*

Analyzing "Lexicography" Zheng Shupu *et al*

Brief Comments on *Jing Zhuan Shi Ci* Shan Dianyuan

The Necessity, Subject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Dictionary Use He Jianing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zhiming 致命" Su Jie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is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and published by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dress: 457, Shaanxi Road (N.), 200040,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86 - 21 - 62472088 **E-mail:** cishuyanjiu@163.com

Fax: 86 - 21 - 62537365 cishuyanjiu@eastday.com

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 理论思考*

苏宝荣

提 要: 汉语异形词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语言现象。长期以来,异形词的整理与规范工作步履艰难,究其原因在于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本文借鉴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原型理论认识和说明异形词问题,力求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并提出整理与规范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异形词 范畴原型理论 科学分类 规范原则

语言文字总是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必须通过深入研究,不断地明确“规范”和“标准”。对于异形词的规范问题正式提出讨论,一般认为始于1962年殷焕先先生的《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一文^[1],此后语文工作者就此发表的综述性的论文就有数十篇,而结合教学与辞书编纂就具体词语进行研讨的文章数量之多,难以统计。^[2]与此同时,对异形词整理的工作也在不断进行。经过众多语文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未能完全取得一致的认识,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异形词整理与规范的工作之所以步履艰难,甚至时时处于“剪

* 本课题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200105003)。

不断,理还乱”的两难境地,究其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汉语异形词的大量存在,既有文字使用的原因,也有词汇本身的原因。对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语言现象,传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彻底地科学地加以说明和阐释。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开拓性的研究,通过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这一难题。

一、范畴化的原型(典型)理论与异形词问题

汉语异形词的存在,从语言内部的构成来讲,涉及文字使用、构词方法、语用表达等多种因素。其形成的条件,就“历时”层面来说,既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渊源,又与词语的俚俗化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就“共时”层面来说,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又与语言使用者特定的交际环境、心理有关。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语言现象,传统的范畴分类与定义方法是难以驾驭和把握的,必须寻求新的理论与方法。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近年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大多数认知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在“句法—语义”方面。张敏在《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一书中说:“从认知的角度看,范畴化(categorization)可说是人类高级认识活动中最基本的一种,它指的是人类在歧异的现实中看到相似性,并据以将可分辨的不同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由此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进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语言形式的意义形成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正是人们对所处的世界进行范畴化的结果,因此范畴化首先是语义学关心的对象。”^[3]“近二三十年来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很多概念范畴和语言范畴不是传统的理论所能概括的,这显示更精细的认知和语言研究要求一种新的范畴化理论。”^[4]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发现有一类概念范畴无法用经典的模式去概括,而是以一种他称作“家族相似性”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并论证说:“这样的概念只是

由叠合的相似性网络界定出来的。”^[5]这种与经典的范畴化理论相对的新的范畴理论,即范畴化的原型理论。“原型”一词被用来指称范畴内的最佳成员或典型代表,所以人们可以用典型程度对该范畴内的成员进行分类。“语言里的范畴化并不完全是由充分必要条件决定的,一个范畴内部常常包括中心的部分和扩展的边缘部分。”^[6]该范畴内的典型成员在功能上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非典型成员在功能上表现出一定的游移性。^[7]因此,范畴化的原型理论(或典型范畴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与说明汉语异形词这一复杂、多元的语言现象。

(一) 首先,范畴化的原型理论(或典型理论)为异形词的科学分类提供了理论基础。

异形词整理与规范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确定异形词与非异形词的界限。什么叫异形词?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每种说法往往有多位作者论及,这里只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例):

其一,“异体词^[8]是指社会上并存并用,同音、同义而异形的词语。”^[9]“所谓‘异形词’,也叫‘异体词’,是指语言中音义相同而文字形式不同的词。”^[10]

其二,“异形词指的是一组组意义、用法完全相同,读音相同或十分相近,而只是书写形式不同的词。”^[11]“所谓异体词,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而词形不同的词。”^[12]

其三,“所谓异形词是指词形不同而含义相同并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可以换用的一组词语。”^[13]

其四,“所谓异形词,是一个词位在书面上有若干不同写法的一种用词现象。”^[14]“异体词不是不同的词,而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15]

上述不同说法,反映了语言文字工作者和语言使用者观察和认识异形词的不同角度。其中第一、二种说法比较通行,区别在于

前者主张读音“完全相同”，后者主张读音“相同或相近”。其实，读音完全相同，不是异形词的必备条件；而所谓“读音相近”也不能作常规的理解，而须语音上具有同源或对应关系，证明其本源上是一个词。第三种说法，注意了异形词“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可以换用”（即并存并用）这一重要特征，但完全舍弃语音条件讨论异形词问题，势必将异形词与同义词相混淆。异形词是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而音、义结合才构成词，确定异形词必须兼及音、义两个要素，因此必须在语音上增加必要的限制条件。第四种说法是变换角度，用“同词异形”定义异形词，从语言表述上来讲，这应当说是非常科学的。但从语言认知的过程讲，要确定两个不同书写形体记录的是不是一个词，还必须从义、音两个方面来考察，所以最终还是殊途同归。下面，用范畴化的原型（典型）理论就这一问题试作阐述。

一般所谓异形词必备的三个条件（同义、同音、异形）之中，最难把握的是“同义”。什么情况下才是同义，需用典型范畴的理论去处理。既要看到其核心成员的特征上的典型性，又要承认其非核心成员特征上的游移性。这样，就可以摆脱语文工作者多年的两难境地，对异形词的范畴和分类作出合理的划分，对异形词的定义作出恰当的概括。目前，有这样一种倾向，以单一的“合并”作为异形词整理与规范的目标，将异形词的范围限定得越来越窄，将许多社会公认的异形词，都排除在异形词的范畴之外。这种做法，恐怕是违背语言事实的。依照异形词形成的文字、语言的双重原因和典型范畴的理论，可以对汉语异形词作如下分类：

1. 异形词家族中的典型成员，即狭义的异形词。其中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纯粹由书写用字造成的异形词：

这一类主要是因异体字形成的异形词，其中大量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出台后已经统一。也有些虽然异体字整理表中已经

整理合一,但语文词典中没有认真贯彻。如“丫(桎)”、“札(割)”等,括号中的形体已经作为异体字予以废止,《现代汉语词典》中仍然单独立目,并收录了“丫枝”的异形词“桎枝”,“札记”的异形词“割记”等。也有些是因为异体字尚未整理而形成的异形词,如:归依—皈依、沙浆—砂浆等。

通假字造成的异形词:详实—翔实(“详”为本字,“翔”为通假字)、贤惠—贤慧(“惠”为本字,“慧”为通假字)、颤栗—战栗(“颤”为本字,“战”为通假字)。“圆”“元”构成的系列异形词:银元—银圆、美元—美圆、日元—日圆等(“圆”因当时货币多为圆形得名,后来由于货币的变迁,“圆”理据隐没,而且有书写“趋简”的动因,使用了通假字“元”)。

同音拟声词形成的异形词:呼啦—呼喇、骨碌碌—咕碌碌。

同音连绵词形成的异形词:踌躇—踌蹰、踉跄—踉蹌。

这一类异形词应尽可能统一书写形式,是以“合并”方式进行整理和规范的重点。

二是语言(语义)与文字双重因素形成的异形词。又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社会上并存并用,音、义完全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异形词。如:笔画—笔划、斥责—叱责、起程—启程、简捷—简截、汇集—会集、思维—思惟、夙愿—宿愿、激愤—激忿、含义—含意、承上启下—承上起下。“连”“联”组成的系列异形词:连绵—联绵、连缀—联缀等。异形词的异形语素一般是同源词,在构成多音词时其语义上的差别完全隐没。

还有部分是古今字形成的异形词。如“坐”“座”形成的系列异形词:座位—坐位;座次—坐次;就座—就坐。“鱼”“渔”形成的系列异形词:渔具—鱼具;渔网—鱼网。“分”“份”形成的系列异形词:成份—成分、身份—身分、股份—股分。古今字往往具有同源关系,而它们的差异在多音节词中隐没了。

这类异形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合并”进行规范。但具体实施中也仍然应当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异形词的“同义”的确定是相当复杂的,只要在语言实践中尚存某种差异,整理中就应该留有余地。

其二是“社会上并存并用,意义相同,读音相近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这里的“读音相近”不能作通常的理解,而是必须有相同的来源关系,证明其本源上是一个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同源词语音上的细微差别:报道—报导、时兴—流行。

古今、方言音变形成的具有对应关系的语音差异:其中古今音变形成的有“伏牺—庖牺”“脖梗子—脖颈子”;方言音变的如“肮脏—腌臢”“托生—投生”。

音译外来词、方言词、拟声词模拟上的细微差异:冰激凌—冰淇淋(外来词)、腻味—腻歪(方言词)、鼓捣—咕捣(方言词)、扑通—扑冬(拟声词)。

这类异形词仍属于“典型异形词”,因为语音上的细微差异并没有影响它们的意义相同与共存共用。

2. 异形词家族中的次典型成员,即广义的异形词。

语言的交际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信息传递。从语言自身来说,包括语义、语用、语体各个因素的制约;从语言交际的背景来说,还要受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就由书写形式差异造成的异形词来说,还特别不能忽视汉字以形示义功能对语言使用与解读的影响。异形词家族中次典型成员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义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其一是语义交叠形成的交叉异形词:

如“伏帖—服帖”:二者均表示“驯服、顺从”义,但“伏帖”另表示“舒适”义(心理很伏帖);“服帖”另表示“妥当、平安”义(事情都弄得服服帖帖)。又如:“围子—圩子”,两个词形都用来指“围绕村

庄的障碍物,用土石筑成,或用密植成的荆棘做成”,而“围子”另有“围起来作遮挡用的布”的意义,“圩子”另有“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二者既有重合之处,又有相异之处,语义上有交叉。

其二是语义包容形成的包孕异形词:

如“申冤—伸冤”:“申冤”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自己申诉所受的冤屈,希望得到洗雪”;另一个与“伸冤”完全相同,指“洗雪冤屈”。又如“年轻—年青”:“年轻”指“年纪不大”,“年青”指“处在青少年时期”,前者的词义范围宽,后者包容在前者之内。

(2) 搭配功能上的差异:

如“盈利—赢利”,虽然语义相同,可以“换用”,但在具体语境中,习惯上“盈利”多是构成名词性偏正词组,“赢利”多是构成动宾词组,习惯说“一心赢利”,不说“一心盈利”。宏、弘组成的系列异形词“宏图—弘图”“宏论—弘论”“弘扬—宏扬”等,“宏”的常用义是“宏大”,具有形容词性,“弘”的常用义是“扩充、光大”,具有动词性,因此作为语素构词时,“宏”与名词性语素组合表现出强势(宏图、宏论),“弘”与动词性语素组合表现出强势(弘扬)。

(3) 意蕴(包括理据)上的差异:

其一是理据的不同:

理据的多元性也是异形词“意蕴”上差异的重要方面。如“瞳仁—瞳人”:由于瞳孔位于眼的核心位置,故写作“瞳仁”;又因为瞳孔中有人像,所以又写作“瞳人”。又如“皇历—黄历”:因旧时历法须由皇帝批准方能颁布使用,故称“皇历”;又因历书以黄纸为封面,又称“黄历”。此外,“珍珠—真珠”“峨眉—蛾眉”“绛紫—酱紫”等也都是构词理据不同形成的异形词。

其二是所含语素义上的差异:

如“烦乱—繁乱”:二者可以通用,但由于所含语素意义上的区别,“烦乱”侧重于“心绪的杂乱”,“繁乱”侧重于“事情的庞杂”。又如“纯朴—醇朴”:二者均为“诚实朴素”之义,但由于所含语素意义

上的差异,“纯朴”之义重在“思想单纯”,“醇朴”之义重在“品德敦厚”。

其三是词语的俚俗化演变:

如“倒楣—倒霉”,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所载:“明季科举甚难,取得者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撤去,为之倒楣。”后泛指“运气不好”。后世百姓不明其词义由来,附会其义写作“倒霉”,因“霉”指“发霉”,也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此外“名副其实—名符其实”“故步自封—固步自封”等,也都是古义隐没,后人依照流俗词源赋予新的理据而形成的异形词。

(4) 语用表达(即社会心理)上的差异:

由于汉字具有以形示义的功能,字形往往有表情达意的作用,这也决定了异形词选择上的差异:表示疾病的 gēda 写成“疙瘩”觉得合情合理,而饭店的一种面食 gēda 写作“疙瘩”却让人难以接受;“云豆—芸豆”“分付—吩咐”“丁宁—叮咛”,多数人习惯使用后显然出于表义鲜明、形象的要求。

3. 异形词家族中的非典型成员,即泛义异形词。

此类也可分为两小类:

一类是意义相同,并存并用,所用字(即“汉字、音节、语素三位一体的‘字’”)相同而次序不同。如:海拔—拔海、虎踞龙盘—龙盘虎踞、天荒地老—地老天荒;零敲碎打—零打碎敲、断编残简—残编断简;风餐露宿—餐风露宿;手疾眼快—眼疾手快;无足轻重—无足重轻等。

一类是意义相同,并存并用的多音节词(多为三、四个音节),其音节数目相同,并且多数音节读音相同。如:敲边鼓—打边鼓、此起彼伏—此起彼落、无精打采—没精打采、五彩缤纷—五色缤纷、评头品足—评头论足、天壤之别—天渊之别、百折不挠—百折不回、坐卧不安—坐卧不宁等。有人主张将此类词语排斥在异形词之外。此类词语实质上是将其中一个语素更换为没有直接语音

关系的同义、近义语素,属于同一个词位的变体。在语言的运用中完全是等价物,使用者甚至感觉不到它们的区别。因此,用范畴原型理论来分析,应视为异形词的一类。此类异形词多为四字成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同词异形”“词义相同、共存共用”是确定异形词的首要条件,音同、音近(含义如前)、音节相同的多音节词中同音(素)异序或其中绝大部分音节读音相同,是确定异形词的必备条件。即使词义完全相同,语言实践中可以“换用”,即所谓“等义词”(如江米—糯米、服装—衣裳、端午—端阳、阴电—负电),因不具备上述的语音条件,也不能构成异形词。典型异形词与次典型异形词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共存共用”是无条件的,后者的“共存共用”是有条件的;非典型异形词(泛义异形词)与前两者的区别是“同音(素)异序”或个别音节语音上没有联系。简言之,我们以典型异形词为基点,首要条件不充分者,为广义异形词;必要条件不充分者,为泛义异形词。

(二)同时,范畴化的原型(典型)理论关于“家族相似性”的论述可以使我们对异形词之间的复杂的、多元的关系得到合理的阐释。

依据范畴化的原型(典型)理论,有一类概念范畴是按照“家族相似性”的原则组织起来,“其中类别的成员就如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和其他一个或数个成员共有一项或数项特征,但几乎没有一项特征是所有成员所共有的,这样一环环相扣的方式通过相似性而串联起来成为一类。”^[16]在异形词的家族之中,既有典型的特征显明的个体,也有不够典型的具有层次差异的个体;在特定的语用条件下,它们的语义特征可显可隐,既有共存共用的一面,也有在意蕴与功能上具有差异性的一面。异形词的这些特征都可以用典型范畴的理论来解释,都可以囊括在“家族相似性”的原则之中:如“梅雨—霉雨”,在表示自然现象与相关季节的意义时,二者可以通用,而由于构词理据不同,又形成二者“意蕴”上的差异;

“工夫一功夫”，语言中可以通用，有时语义又有所分工，表现为语义侧重点上的差异，“工夫”多用来指“空闲的或占用的一段时间”，“功夫”多用来指“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与“本领、造诣”相关；“师父一师傅”，从以前者为常到以后者为主，体现了现实语用关系的调整等。

二、异形词整理与规范的基本原则

（一）分类的原则

通过用范畴化的原型理论对异形词进行分析和研究，我们看到，在异形词这个家族中各类成员所处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它们的发展趋向也不会相同。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合并”，一定要保留其中的某一个词形，废除或淘汰其他词形，而应当通过异形词的研究，认识汉语构词的特点和规律，分门别类，区别对待，按照汉语与汉字的发展和使用规律确定规范原则，分别采取合并、并存、分化的不同的整理与规范方法。

异形词家族的众多成员，由于自身典型度的差异与所处语用条件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异形词的发展趋势一般情况下有这样三种：有可能一种书写形式占有语用的绝对强势，凸显出来成为正体，另一种书写形式弱势明显，最终退出人们通常的交际范围，这两种书写形式就趋向合并；也可能两种词形不分伯仲，在通常情况下“并存并用”，在特定语境或交际背景下又有某种“差异性”，长期并存于语言系统之中；也有一部分异形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由于语义侧重点不同或不同的语用取向而发生分化，最终成为两个词。异形词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异形词家族各个成员的存在不一定都具有负面影响，对此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客观的评判。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异形词整理与规范的过程中，有一个完全不考虑字形的片面强调“从简”的误区。我们认为，只要是汉字还在继续使用，汉语的异形词、乃至包括异体字的整理，完全不顾及

形、义关系恐怕是行不通的。异形词“叮咛—丁宁”“吩咐—分付”“蝌蚪—科斗”，虽然后者比前者笔画简单，而“叮咛”“吩咐”与“蝌蚪”却明显地呈现出语用强势。

（二）引导的原则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指出：“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重在引导，尽可能不用强制手段。”语言文字的规范不仅是靠单一的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发布引导性意见也是一种整理和规范的方式，而且可能是一种更积极、更稳妥的方式。异形词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很多问题需要实践与时间的检验。即使制定出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也应当坚持动态的引导的原则，确定“倡导”的词形在辞书中列为“主条”，其他词形作为“副条”，待条件成熟后再作“选用”与“废止”的规定。异形词语义上的隐现是极其复杂的，需要人们静观其变，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对此，切不可主观臆断，汉字简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一定要认真汲取。语言文字的规范与经济规律的运行有很大不同，一时看不准的东西，可以暂时维持现状，这样比走偏方向再走回头路要强得多。

（三）动态的原则

社会的变化，新事物的产生，使语言中的新词、新义不断涌现。这里既有语言问题，又有文字使用问题；既涉及语义，又涉及语用，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现象。作为“约定俗成”的语言及其具体运用，只能有相对的同一性，不可能没有差异，这些都为异形词的产生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例如“势”和“式”是一组同源语素，“势”是指姿态，即表现出来的样子，“式”是指样式，即物体外形的样子，由“式”和“势”组成的系列异形词有“架势—架式”“把势—把式”“打把势—打把式”“车把势—车把式”等，尽管我们可以规范这些异形词，但如果再造出以“式”和“势”为语素构成的新词，人们的不

同选择还会形成新的异形词。语言是动态发展的,语言的发展是由人民大众集体来完成的,谁又能预言将来不会造出“同词异形”的新词呢?以“做”和“作”为语素构成的新词不是又出现异形词“炒作—炒做、作秀—做秀”了吗?又以音译外来词为例,总有首译者,而且很难一次就尽善尽美,后人又会有所改进,这就自然形成了异形词,二者或并存并用,或优胜劣汰。如“桑那”与“桑拿”,就是近年来音译外来词形成的异形词,由于“桑拿”的“拿”兼有某种语义表达作用,呈现出语用的强势。因此,汉语异形词的整理与规范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只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附 注:

[1] 殷焕先,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中国语文,1962(6)

[2] 应雨田,异体词语规范研究述评,语言文字应用,1998(2)

[3][4][6][16]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 引自: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53.

[7] 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8] “异体词”与“异形词”两个术语目前社会上通用,本文使用后者。引文中如使用前者,则保留原貌,不再特别注明。

[9] 高更生,再谈异体词整理,语文建设,1993(6)

[10] 杨剑桥,关于汉语多音节异形词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2000(6)

[11] 孟庆章,异形词规范的范围,语文建设,1993(6)

[12] 张文甫,“陪着不是”和“赔着不是”——异体词小议,中学语文教学,1977(4)

[13] 朱炳昌,异形词汇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14] 周荐,异形词的性质、特点和类别,南开学报,1993(5)

[15]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河北师范大学校长室 石家庄 050016)

(责任编辑 叶玉秀)